



【文化地标】

刘公岛石码头：身世浮沉雨打萍

□彭均胜

在刘公岛内码头西北端有一座石头砌筑的码头，呈西南东北走向，码头北端巍峨耸立着石牌坊，牌坊东侧立着文物保护单位，正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甲午战争纪念地——刘公岛石码头”，背面写着“石码头建于清朝北洋海军时期，在北洋海军时期军民合用，因此得名官码头，又因其由花岗岩块石砌成，又俗称石码头。英租威海卫时期，被殖民当局称为康来码头”。

事实上，北洋海军时期各修建了一座铁码头和一座石码头，英租时期修建了一座石码头（又称康来码头），北洋海军修建的石码头荡然无存，并且后人张冠李戴，将现存的石码头与北洋海军时期修建的石码头混在一起。历史已逝百余载，为以正视听，经多方考证，拨开历史云雾，还原两座石码头沧桑百年的历史真相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1886年，清廷将威海卫正式确定为北洋海军基地，但由于北洋海防经费拮据，威海卫基地的建设不得不待旅顺基地工程基本告竣后，才得以分期实施。1888年，岛上的北洋海军提督署（又称海军公所）开始建设，历经两年紧张施工，海军公所连同水师医院、水师学堂、练勇学堂等工程相继完工，投入使用，丁汝昌与主要将领开始在提督署办公。

刘公岛作为“水师各舰寄碇上煤之所”，1889年，由清道员龚照琦主持设计建造刘公岛铁码头。1891年4月，李鸿章检阅北洋海军并视察刘公岛防务时，铁码头正在建设中，直到1893年4月竣工。这就是说，在铁码头尚未建成之前，为方便官兵及百姓进出刘公岛，北洋海军在修建提督署的同时，在提督署西辕门前面配套修建了一座简易石码头，又称“公所码头”。

“公所码头”虽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但从英租早期拍摄的海军公所大门前的老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因海军公所背山面海，距离海边近在咫尺。为有效抵御台风和海浪对岸侵袭，海军公所前方修筑了三道呈梯形状的防浪堤，在西辕门下面残留一段很短的破损严重的码头遗址，一看就是石头砌筑的，且都是些不规则的碎石，码头北端有台阶通往海军公所。另外，从老照片中还可看出，尽管码头右侧停泊一艘小舢板，但码头早已废弃，无法继续使用了。

“公所码头”之所以在北洋海军历史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笔者揣摩原因有二：其一，该码头十分简陋，造价也不高，仅是个临时的码头，相较于炮台、公所、医院、学堂、兵舍等造价高的工程，这个简易的石码头不值一提。并且铁码头建成后，北洋海军官兵进出刘公岛舰船靠泊铁码头，“公所码头”也就完成其“官码头”的临时历史使命。其二，甲午战败后，日军占据刘公岛近三年时间，丧心病狂的日军曾打算毁掉铁码头，幸运的是铁码头逃过一劫，但谁又能说清日军也有过摧毁石码头的恶行呢？即使日军不毁坏石码头，也不会大发善心加固整治它，“公所码头”在近三年的海浪侵蚀下，已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1898年，“国耻三易”的屈辱再次在刘公岛上演，刘公岛从日本租借至大英帝国手里，由此开启了长达42年之久的租借耻辱岁月，而刘公岛石码头又成为殖民统治见证地，身世浮沉雨打萍，英租时期的石码头又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英租威海卫早期，英国驻军和临时行政管理机构都在刘公岛上，刘公岛成为了英租威海卫名副其实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然而，让英国人想不到的是，作为军事重地的刘公岛只残留一座铁码头，但这个专供大型军舰靠泊的军用码头，早已失去往昔的荣光，破败不堪，不但不适合中小型船舶使用，而且因受损严重，很长的一段栈桥，有墩无桥无法使用，并且岛外也没有码头，给殖民者进出刘公岛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方便岛内外的交通，殖民当局决定在岛内外各修建一座码头。1901年开始建造岛外码头，但由于码头太低，使得在海水满潮时登陆和装船需要涉海，极不方便。1902年，行政长官骆克哈特下令将其加高，加固后的码头在所有潮汐状态下都能使用，该码头以当时即位不久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名字命名为爱德华码头。

1902年，殖民当局又动工建成了刘公岛码头，也就是今天的石码头，共投入8468.4元。在行政长官骆克哈特《1902年年度报告》中不无得意地说：“以前岛上没有合适的码头可供公众使用，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一个石码头已经建成，并已发现有很大的用途。”

随着驻岛英军人数骤增，岛内码头规模过小以及质量不高问题愈发凸显。1905年，殖民当局又对其进行了整修扩建。码头两边及顶层均用花岗岩大块石叠砌，内用水泥石子填实，内则侧填以土石，四周用木桩围护。整修扩建后的码头，长46米，宽7.7米，水深4米，专供卸货乘降搭客之用。

1931年，也就是收回威海卫的第二年。岛内码头因年久失修，四周有一半多的木桩腐蚀糜烂，码头受海浪冲击较大的地方，石块被掏空，最前沿塌陷了四百余方尺。面对岌岌可危的石码头，据1931年威海卫管理公署《威海卫收回周年纪念特刊》记载，这年，管理公署对其进行了大修。

岛内码头最初的名字是以英国皇家工兵少校库温(kowan)名字命名的，称之为库温码头。库温也是威海卫最后一任军职行政长官，其任职时间为1901年12月至1902年5月，仅有半年时间。由于其官阶较低、影响力小，且任职时间短等因素，库温码头并未叫得开，后人更是无从知晓。后来，库温码头更名为康来码头，并延续至今，主要得名于英商邓肯·克拉克创办的康来洋行。而邓肯·克拉克和其创办的康来洋行在英租时期影响极大，声誉极高。

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极富商业头脑的英商邓肯·克拉克辞去烟台海关工作，举家迁往威海，购买了粤商梁皓池、黄华英在威海设立的财泰号，更名康来洋行，这是威海近代首家外资洋行。由于与军方建立了深厚的人脉关系，成为威海卫最大的军需供应商。

邓肯·克拉克眼看着来威海避暑疗养的洋人不断增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投资餐饮住宿等旅游接待服务设施。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邓肯后来又买下了康来饭店及前面的地皮，建起了办公楼、货栈、仓储房等建筑。由于离码头很近，仅中间一路之隔，货物装卸、储存转运以及人员往来都特别方便。康来洋行成为码头的最大受益者，生意由此风生水起。并且，康来码头的名称也就此传播开来，甚至连官方文书也称之为康来码头。

当然，康来码头的建成，受益的不仅仅是康来洋行。在整个英租时期，进出刘公岛的民用船舶基本都停靠这个码头。1930年，国民政府收回威海卫后，威海卫行政管理公署决定将英国租借的码头区和刘公岛上的英文名称全部废除，作为殖民者印记的康来码头更名为石码头。此称谓不仅凸显了码头的基本特征，同时明显区别于岛上的铁码头。

历史的车轮推移至上世纪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1985年4月1日，刘公岛掀开其神秘面纱，由封闭的军事禁区正式对外开放。而石码头作为岛上唯一的游船停靠码头，每年上百万游客进岛后的第一个脚印，都是最先留在了这个码头。然而，面对每年大幅递增的游客数量，尤其旅游旺季，一艘艘满载游客的游船需等候卸客，码头区域狭小，泊位太少的弊端越发凸显……

为提升码头卸载能力，2000年在紧挨石码头东侧新建了一处设施更完善、运力更大的旅游码头，同时建设了6560平方米的候船大厅。2019年又对候船大厅实施改造提升，整个码头承载能力和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

历经百年风云，存有殖民历史记忆的石码头自此完成历史使命，处于闲置状态，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远离了昔日的喧嚣，独自在角落里静看潮起潮落，观赏着一幅繁华盛景……

【史海钩沉】

北宋的齐纨鲁缟

□孙葆元

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李觏有一首诗，“江湖限南都，秋令到正稀。节换空看历，人闲未趁衣。齐纨方得意，厦燕莫言归”。意思是，秋天到了，还没有考虑更换秋衣，什么质地的衣服能够适合南国溽热的秋天呢？当数齐纨。什么叫“齐纨”？纨是一种很细的丝绸，穿到身上飘逸而清爽。都说江南是丝绸的胜地，偏偏李觏提齐州的纨，可见当时齐州丝绸的品质多么优良。

诗人秦观也有一首诗：“裔土桑柘稀，蚕月不纺绩。吴绡与鲁缟，取具(网)船客”。当时他被贬谪到广东海康，那是一个边远荒凉之地，即使桑蚕季节到来，也没有纺织生产，于是商人们用船客运“吴绡”与“鲁缟”供当地衣料的需求。吴绡是江浙一带的丝织品，鲁缟则是山东产的一种白色丝绸。

两首诗不约而同地提到齐鲁产地的丝织品，足以说明在北宋最繁荣的时期，山东纺织手工业的品牌效应。据《宋会要·食货》记载，宋真宗咸平四年诏青州、潍州、登州、淄州、莱州之绢“并直纳内藏。”就是说，这五个州要以绢代税，而且这些纳税的绢直接进入皇家内库，供皇戚贵族使用。齐鲁丝织品类繁多，有平缁、平罗、缟、纨、绢、縠等不同的类别，缁是粗纺的绸子，缟是白色的丝织品，纨是很细的丝织品，縠也是细绢。每一种织品都有不同的织法，齐鲁的纺织工艺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宋神宗元丰年间，宰相王珪说，“京东岁常确货务岁入平罗、小绫各万匹以服用及岁时赐与”。这样，齐鲁丝绸每年以数十万匹的数量供应朝廷。朝廷除了“官家”自用，还把它作为赐品赏给朝臣，甚至作为礼品赠送给邦国，齐鲁丝织在京师寸帛寸金。《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在这之前，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时青、齐间绢直八百，绸六百，官给绢直一千，绸八百，民极以自便。自是绸绢之直日增，后数岁遂皆倍于昔时。”如此高昂的价格，丝绸仍然供不应求，朝廷每年都在京东路的青、齐、密、登、莱、郛、沂、濮、淄、潍十州收购平缁。

为了满足朝廷对丝绸的需求，当时的齐鲁大地遍地织坊。按宋时的经济结构有官营有民营之分，官营经济份额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宋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京师纺织手工业由绫锦院掌控，院下设少府监，少府监是执行机构，下有染院，负责纺织品的染色和花色，文绣院掌管服舆的刺绣，裁造院负责裁制官廷服饰。具体的制作作坊叫“作”，负责染织的叫“染作”，负责刺绣的叫“绣作”，均是为皇家服务的。此外又有许多私营的纺织，染织作坊，是为民间服务的。齐鲁的素绢运进京师，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染织“作”里加工成绚丽的彩绸。

具体到地方，也有官营和私营两大类经济体，凡京师贡品皆由官营作坊供应，青州就设有官营的纺织场院，所产丝绸专供朝廷用度。官营手工业集合了一群技术精湛的工匠，否则无法满足朝廷的需求。市场上单州或武县出产的縠，轻如蝉翼，同样的尺寸，每匹才重百铢，久经洗涤而不皱，比绫锦院掌控的技术标准还高。宋廷对于丝绸的眼界很高，指名要济南府的贡缟，潍州府的贡素缁，博州的贡平绢，还有青州府的贡仙纹缁，淄州的贡缁，兖州府的大花缁，滕县的贡绢，以及曹州、德州、恩州、棣州、乐陵等地的贡绢。山东几乎每一个州府都有特色产品，每一个产品后面都有巨大的生产作坊，足见当时生产规模和纺织技术之高超。到了徽宗年间，宋金关系日趋紧张，经济受到影响，京东路每年仍向朝廷缴纳绢帛赋税占比，绫占全国赋税总额的41%，绢占16%，绸占13%。

齐鲁丝绸支持了京师对丝绸制品的深加工，在京师开封设有东、西两个染色院，史载：西染院有工匠613人，专门染织丝、帛、线、革等物品。东染院则是西染院的物料供应保管机构，职责是“掌受染之物，以给染院之用”。

秦观那首诗写于广东海康，诗题叫《海康书事十首》。记叙了齐鲁丝绸销往南国的商品流通往事。除了内陆，齐鲁丝绸还成批地销往海外，苏轼曾任密州太守，那里除了是丝绸生产的重要镇，也是丝绸外销的海上码头，无数商船云集于该地板桥镇，将齐鲁丝绸运往海外，那里是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可惜苏轼的眼光没有盯到这里，否则他一定会留下有关的诗篇。

刘公岛石码头现状



投稿邮箱：
qlwbrwq@163.com